



▲ 图 11
汉塞北五郡示意图(李零绘)



▲ 图 16 麻池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图 14 (左上) 鄂尔多斯藏汉铭文砖(任超摄)
图 15 (左下) 盛乐博物馆藏汉铭文砖(任超摄)

◀ (上接 9 版)

器、马具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在1949年以前,这种器物多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经过建国以来数十年的讨论,学界更倾向于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或“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来指代这一分布范围较广的器物及文化类型(相关最新研究成果见罗丰《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该馆所藏此类青铜器较为典型(图12)。

此外,该馆尚设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墓葬壁画的专门展厅。邢义田老师就此进一步阐发了图像研究的方法,指出同一幅画作往往是艺术传统的延续性与历史背景的时代性的结合,而历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对二者作出恰当的分和切割。

11:00左右到达鄂尔多斯博物馆。此馆藏更为全面,除青铜器外,还包括该地区出土或征集之历代器物。该馆所藏牦牛带扣引起了李零老师的研究兴趣,他说之前在西伯利亚考察的时候,发现在耶尔库斯科俄罗斯的考古工地上出土过和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藏一样的牦牛带扣。牦牛是高寒地区的动物,鄂尔多斯地区竟然和贝加尔湖出土了一模一样的带扣,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图13)。

该馆所藏汉代铭文砖可与此前在盛乐博物馆(包括后来在包头市博物馆、磴口县博物馆)所见者对读(图14、15):

前者作“宜子孫,富番昌,樂

未央”,后者一般被释读为“富樂未央,子孫益昌”,李零老师指出,二者对比可知,所谓“益”字当亦系“番”字之变体。此外,展陈中大夏二年《田叟墓志》拓片照片引起了部分考察队员的注意,此为目前所知唯一一方大夏国纪年墓志,其开首称“大夏二年岁庚申”而无具体年号,依干支可知此年当为赫连勃勃真兴二年(420),此时距文献所记大夏建国已历十余载,而真兴又非夏国首个年号,故此“大夏二年”的称法很值得玩味。日本学者三崎良章曾专门撰文讨论此问题(《大夏纪年墓志铭中“大夏二年”的意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目前看来,所论似未中鹄的,或可结合大夏国史的编纂及其对开国史之改造作出新的解读。

午饭后驱车前往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车程约三小时。途中大家聊起了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推测、想象的程度问题,罗丰老师说“所谓推想有两种,一种是胡说,另一种是更胡说”,引得举座开怀;而李开元老师则阐释了自己所总结之“史真—史料—史实—史书”这一历史学非虚构写作的叙述体系,触发了大家更多的思考。

16:45到达麻池古城,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张文平、包头市文物局副局长苗润华陪同。

麻池古城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政府所在地西北方,西侧为昆都仑河主流,位于大青山和乌拉山交界。古城分南北二城,呈相接的斜“吕”字形。据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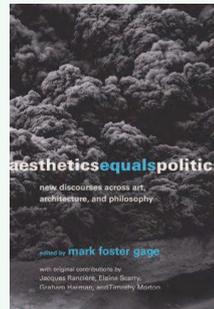
查资料显示,北城北墙长720米,西墙长700米,东墙长546米,南墙长314米;南城东墙长638米、南墙长684米、西墙长472米、北墙长338米(图16)。

关于秦九原郡所在,曾长期存在争议。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九原郡治标在九原区昆都仑河西岸哈林格尔乡孟家梁古城,东南距麻池古城约7公里。上世纪80年代,靳之林通过徒步考察秦直道,首次指出秦直道的北部重点指向麻池古城,当为秦九原郡(《靳之林徒步考察秦直道记》,《瞭望周刊》1984年第43期),逐渐得到较多学者认同。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张海斌、鲍桐、魏坚、郝园林等人的深入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麻池古城与《史记》所载秦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及《水经注》“河水又东迤九原县故城南,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的记载相合,当为秦九原郡郡治所在,汉代称五原郡。张文平、苗润华二位赞同张海斌的说法,认为麻池古城北城当为秦九原郡,南城为汉五原郡。另外,苗润华局长还提到,城四周发现多处汉墓群,其中有木椁墓;而辽代天德军遗址原本在此城东南约10公里之敖陶窑子,惜近年被毁。李零老师则认为麻池古城东边古城湾遗址就是汉五原郡下属之稠阳县,见于《水经注》等书,在当时的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

(本日志的基本框架源于笔者考察途中的即时记录,在整理、写作过程中曾参考或直接引据考察团成员归来后的总结报告,谨此申谢)

一周英文新书

《美学即政治——艺术,建筑与哲学关系的新论述》(Mark Foster Gage 编著,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学的新思考——美学不再只关乎主观和表象,而是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包容万象的研究框架,为政治和社会活动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角度。美学可以成为研究政治和社会参与的主要语境。研究美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客体、空间、环境及生态的关系,更能为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见解。

论文集集合多位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的观点。第一篇即是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与编者的对话,朗西埃认为美学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体验”。书中其他文章还讨论了美学框架下的现实认知理论、抽象伦理学、认知论、美学即“第一哲学”等。

《蜘蛛丝:心灵,大脑与诗歌中的隐喻学》(Keith J. Holyoak 著,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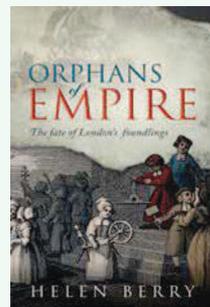


诗歌中的隐喻也可以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佐证?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Keith Holyoak 融合了诗歌、哲学等多种人文学科以及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计算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将隐喻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

每一章节的开头,Holyoak 都会引用一首诗歌,随后就隐喻与心理学进行深入讨论。例如,书中引用了一

首惠特曼的诗歌《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并加以阐释,解释了类比和概念组合这两种心理学机制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他还借鉴了诗人柯勒律治的观点,即诗歌是“最美词汇的最有序组合”,将其与认知与情感,控制与联想,记忆与想象的关系研究联系起来。而通过艾米莉·狄金森的“思想比天空更辽阔”,Holyoak 提出大脑的条件反射力与控制力可以协同推动人类的创造力。除此之外,本书还涉及诗歌的读音与其含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叶芝与荣格等诗人作品中的象征意义,诗歌中的非直接交流,创造力的主动与被动化过程,以及人工智能与诗歌等。

《帝国孤儿——伦敦弃婴院的故事》(Helen Berry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18世纪的伦敦,轮船建筑师,船长托马斯·科兰(Thomas Coram)在每天的通勤路上亲眼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城市奇观——路边躺着被遗弃的婴儿尸体。他本可以弃之不管,然而,在1741年,他开设了伦敦弃婴院,成为乔治时代英国最有名的慈善机构。

《帝国孤儿》一书向我们讲述了成千上万的孤儿在伦敦弃婴院成长的故事,从弃婴院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甚至激励了查尔斯·狄更斯写下了奥利弗的故事,为孤儿们的生存现状呐喊,与社会现实作斗争。作者Helen Berry 收集了大量证据,不仅从街边视角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从全球历史视角展现了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过程中的巨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首次披露了乔治·金的自传片段——目前唯一尚存的来自弃婴院的孩子的第一手资料。金之后还参加了特拉法尔加海战,虽然出身不幸,但却时刻保有着坚忍勇敢的天性——这是人类精神的见证。

(邱迪玉)